一部小說的日記(二)

斯坦貝克著
楚茹譯

出版者的話

愛默生說過，他寫作受到阻塞時，就坐下來寫封長信給愛友。約翰•斯坦貝克，在寫『伊甸園東』時，也以寫封『信』給他密友兼編輯的柯維齊（Pascal Covici），從而使自己脫出阻塞，來做他每日訂定的工作。信是寫在柯維齊供給的，一本十又四分之三吋寬，十四吋長的大型筆記簿，那印有藍格子的書頁上。除了那兩封開場白的信，是連續寫在最初的幾頁上，餘外的信就只出現在左手的書頁上；右手的那一面，斯坦貝克覺得心情合適了，他就着手寫那小說的本文。他通常一天寫上兩頁本文，總計約摸一千五百字光景。信和本文都是用黑鉛筆寫的，斯坦貝克的手蹟細小然而清晰。寫作的全部時間是從一九五一年一月廿九到十一月一日。每個工作天都有信一封，一直到小說的初稿完成。

這信主要的是一種暖身（warming up）的方法，用來伸展作者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的肌肉。他有時就是利用這信約略的將他就要落筆的那一節中的問題和目的，鈎勒出一個輪廓來：『作爲故事中申論的根據，』一次他是這樣說的。如果那要申論的先已在他心中想透徹了，那末信中的題材就可能是些信筆拈來的感想，隨意試筆的調遣章句，以及短少精闢地對當時個人和社會的

，遇遭的一些偶發事件，爲他的朋友作一番報導和評論。然而這些信中，自也有着很多關於這部小說的，嚴肅的思想，這原是他巴望最久且最具雄心的一本書；另外是關於長篇小說寫作一般性的問題；和有關斯坦貝克某些深摯的信念。這不是正式爲文學創作而作的文學創作，但這一文獻却充分的使人看清了作者的心靈，和創作過程的原始狀態。而要以其使人瞥見了這位諾貝爾獎得獎作家私生活來看，他對他兒子們的關懷，他熱衷着如木刻和木作等的嗜好，以及他對於發明的愛好，這可又是屬於一等一的自傳資料了。再在某種意義上，這也是斯坦貝克的新約全書。

單憑作爲文獻來說，他原無意出版，也從未作過任何修正，這可能是最彌足珍貴的了。其中有些地方重覆，甚至似乎顯得不相關聯，也正都是它有利於作爲文獻的部份。現在刊印的本集全文，是照着原由陶洛珊·柯維齊太太爲她丈夫手寫的抄本，而仔細經打字人員打成的謄本，排印出來的，其中除了有幾處柯維齊太太對字跡不敢斷定的地方曾參閱過原稿，其餘目前並無逐字核對原稿的打算（這工作有待後來的學者去作）。目前這本保持原樣出版供作閱讀的版本，除了兩處無關宏旨的地方，均未經校訂。偶或有些地方，如用〔……〕虛線表明的，是爲了顧及生者的感覺，而刪去了幾行。另外有些拼得不一致的字，明顯的筆誤，以及草率的標點符號也都給改正了。斯坦貝克通常在這些地方是准許他的編輯這樣做的，雖然在較爲重要的內容上，他是堅決反對他所謂的人家來『合著』了（註）。

這些信，自然是參照着『伊甸園東』的初稿的。書稿經過打字人員打字謄清以後，斯坦貝克曾作過大幅度的修正，有過整段整段的刪削，其中的一些章節也從新調整過。而找出這些書信和已出版的這部小說本文之間的關係，這一工作也只得等待將來學者去研究了。本集中有幾個地方，因爲提到原文時可能會使人不解，曾加了些脚註。

出版者深切感謝愛蓮·斯坦貝克夫人的合作，對文中語氣不清的引證給予了說明，並爲脚註

提供實證。另外要感激的，是奧斯汀的德州大學人文學研究中心，現在的原稿所有者，准予將原稿拍攝照片，複製成樣頁，以及小柯維齊（Pascal Covici, Jr.）准予將斯坦貝克刻製來存放原稿，後來贈給他編輯的那個木匣，拍成了照片。最後出版者要致謝的是斯坦貝克的兩位公子，湯姆•斯坦貝克（Thom Steinbeck，原稿中的"Tom"）和約翰•斯坦貝克四世（John Steinbeck IV，就是『貓鵲』"Catbird"）。在第一封致柯維齊的信中，以及原想收進書中，而後來却抽去了的，幾封寫給他們的信中，他們父親已經說得很明白，正是這兩個孩子才使他起意下了大決心要寫這部書的，在寫作『伊甸園東』期間，在開始寫這些書信時，他們一個是六歲，一個是四歲。

此外本集第一次刊印了那篇『合獻詞，序言，概論，辯辭，跋語以及或許是墓誌銘爲一體』的文章，斯坦貝克原來起草時，就是寫成致柯維齊的書信，而要用作『伊甸園東』的代序的。末了他却決定以目前市面所見這部小說的版本中，那封較爲簡短而更能表示個人敬獻之忱的書信來代替了。在這份草稿中，那想像出的一場對話，正就是——斯坦貝克誠諧地虛擬出來的一番辯論，爲的是在預想中，他惟恐他的出版者和讀者對這部書可能要說的話。不用說，這是絕未發生的事。可是這却讓人深深地了解了作者與出版者之間的關係。

『伊甸園東』出版於一九五二年，後『憤怒的葡萄』（*The Grapes of Wrath*）十三年。在這段期間中，斯坦貝克出版了幾部較短的作品，有小說與非小說，其中包括有『月亮下去了』（*The Moon Is Down*, 1942），『罐頭廠巷』（*Cannery Row*, 1945），『拋錨汽車』（*The Wayward Bus*, 1947），和『滄海珠淚』（*The Pearl*, 1947）。十年以後的一九六二年，他榮獲了諾貝爾獎，而在這之前一年，一九六一年，他出版了他最後的一部小說『多日愁

情』（*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*）。他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廿日逝世於紐約市。他的編輯，柯維齊却已死於一九六四年。

（註）雖然一般說來，斯坦貝克拼字極為高明，可是他却一直把『節奏』(rhythm) 這個字中第一個"h"略去；又作往把省略號的"'"插進所有格代名詞『它的』("its") 之中成為"it's"（它是），而把縮寫字『它是』("it's") 中的省略號"'"抽去成為"its"（它的）；以及再把『日常的工作』(the day's work) 中的所有號符號"'"抽掉而成為"the days work"等等，另外是常有將一個複合字如像『背景』(background) 寫成了兩個字 (back ground) 而又把如像『當然』(of course) 寫作宛若一個字 (ofcourse)。本集中更改的也只是這種細微末節的地方。日期的寫法本有一致的格式，除了斯坦貝克把日期或日子寫錯，或遺漏了，才用括號（ ）加以補充改正。

『伊甸園東』書信集

一九五一年一月廿九日，（星期一）

親愛的白特：時間是怎麼過去的，又如何一剎那竟這麼晚了。年華消逝了，我們可曾學得什麼東西？我們更成熟、更聰明，也更通達事理，更和善了嗎？我們彼此相識也年代久遠了，依然我却還記得第一次和最近的這一次。

我們總算現在要來着手這本書了。這是計劃了很久的事。我計劃這本書時，我並不知道是要寫些什麼的。我爲這本書苦心思索了一種語言風格，我將永遠不會使用了。一個人這幾年來非寫

不可，這似乎眞是一種浪費。可是我却也仍然以爲，在這以前我並不能寫出這本書來。當然書是會寫出一本來的——却不是這本書。我記得那時你給我這本黑封面，又厚而昂貴的書來寫作。看看我保管得多好，就爲的要用來寫這部作品啊。只有六頁給撕掉了。一隻小狗咬壞了前面封面的一角。可是它還是清潔，光鮮而空空的什麼都沒有寫。我希望能照你心意要我寫的寫進書裏去。

最近這幾年確是很痛苦的。我不知道這段歲月是否會留下永遠的傷痛。當然這幾年已經使我有了改變。要是竟爾能沒有使我改變，那我該是成了石頭了。我只希望這段歲月沒有帶走我太多的東西。現在我已經和愛蓮結了婚（斯坦貝克曾結過三次婚，這是他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第三次結婚——譯按），兩天之內我就要搬進七十二號街那幢小巧的房子裏，那兒我有一個房間可以工作，而且還有我所愛的人圍繞着我。或許我終於可以寫這部書了。所有的考驗現在都已過去。我要就是寫這部書，要就是不寫。那是沒有什麼藉口的。這本書形式將沒有可以驚人之處，文體將是簡樸無華的，理念是謹嚴的，而哲理則是既舊而又自新的。在某種意義上來說，這將是兩部書——我那個郡的故事和我的故事。而且我將使這兩者分開。也或許它們將不一起刋行。但是這個我們得等到這本書完全寫完，以及書中包括我的主要部份再來作決定。

我心意是要把這部書寫給我的兒子。他們現在還小，但除非我告訴他們，他們將永遠不會知道他們承襲自我的是點什麼了。這不是寫給他們現在讀的，而是等他們長大成人，苦樂稍稍弄得他們身心不寧的時候讀的。至於假若這本書採用了對他們說話的方式，那也是有着充分理由的。我要他們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我就要直接告訴他們，也或許這樣直接和他們說話時，我同時是直接和別人說了話了。一個人如果是寫給一大羣對象不明的人，就會想到那裏講到那裏的，但是如果我的書說話的對象是在他們來閱讀之前將會成爲大人的，我那兩個小男孩的話，那所說的話必定是非常平白易懂，簡明清晰的了。他們在文學世界中，經驗學識都是毫無背景可言的，他們不像

我們一樣，知道世界上那些偉大的故事。所以我將要告訴他們其中一個最偉大的，也或許是所有故事中最偉大的故事——這善與惡，强與弱，愛與恨，美與醜的故事。我要竭力使他們明白，這些相對的東西，是怎麼樣分不開的——兩者是如何缺一就不能存在的，以及從它們那相對組合中，創造的能力又是如何產生的。我要以我在其中長大的那個郡，以及沿着那條我所知道却不太喜愛的河流爲背景，而把這個故事告訴他們。因爲我已經發現還有別的一些河流的。或許這是只有那成熟的人才會知道的，可是眞正成熟的人却是少之又少。他們如果能開花和再播種也就足够了。自然所要求於他們的只是如此而已。但是在男人和女人之中徹悟有時却會發生——不太很常見，且往往是無法解釋的。因爲既然未曾有那可以告知的對象，也就沒有語言可以用來表達了。這是一項不用保守秘密的秘密，却是鎖在那無可言傳之中。那寫作的技巧或藝術，就是要爲那無可言傳找出表達的符號的一種笨拙的企圖。一個作家就在這種絕對的孤獨中想要解釋那無法說明的事物。有時如果他很幸運，而且時機如果也還不錯，他所極力想要表達的就會滲漏出那麼一點點來——絕不會很多。如果他是個聰明的作家，竟能明白這是辦不到的，那末他根本就不會是個作家了。一個好的作家永遠是在那不可能上做功夫。還有另一種人，他縮小了他的視野，低垂他的靈目，如同一個人降低了步槍上的準星。可是放棄了那不可能，他却就放棄了寫作。是幸是不幸，這可未曾發生在我身上過。而在我內心之中我一直在拼着命，鼓着氣，作着同一的盲目的努力。一直我都希望着有一點一滴滲漏出來。這種衝動是難以斷絕的。

這部書將是所有我曾經嘗試過的，最困難的一樁工作了。是否我足够高明，或是有那份足够的天賦，那可要等着瞧了。我倒是確有一個好背景。我有愛，我也有過痛苦。我仍然有着憤怒，可是在我內心之中却並找不着一絲悲苦之情。也或許有着幾分悲怨在，可是如果確有的話，我却

並不知道該是在哪兒。我似乎並不再存有那種深藏悲愁的自私了。

所以我要採用對我孩子說話的方式來展開我這部書。我想或許這是我所曾寫過的唯一的一部書。我想這是獨一無二的屬於一個人的一部書。不錯，一個人可能改變，或是偏拗得變了另外一個人，而有了另外一部書，可是我以爲在我來說並不是這樣的。

中外文學

每册24元，一年二三〇元

郵政劃撥一七九六五號顏元叔帳戶

中外文學需要那一類的稿件？

①藝術的——不應專揭民族的瘡疤，應該瞭解生命的眞實和人生的美。

②民族性的——文學必需有紮根的地方，不能把自己的文學種在別人的田裏，必需用自己的營養，灌溉民族之花。

③關懷人生的——文學不是娛樂或精神的避風港，而是讓人面對現實，把握永恆的人生，表現當代時空的面貌。

■書評書目雜誌或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之書籍，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煩請寄回更換。

■長期訂戶變更地址，請在每月二十日前來信通知本刊。信中請註明姓名、舊地址和新地址，逾期請到原居住處收取。

■在每月十日後，仍未收到本刊之訂戶，請電話臺北市（三三三七六三）或寫信告訴我們，謝謝。